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卷之七

質王好音律

質恪郡王諱綿慶質莊王子也幼聰敏莊王督之甚嚴所謂度曲者與余交最密自童丱時即日相親誼嘗急至再三致有衆叛親離之言語雖激切實中余有狠僕某王默告余曰其人多白眼瞳子耗焉非醇正信其言後果為其所賣故余終身感王之德王自辛酉夏律其後九宮譜調無不諳習較之深學者尤多別解時有優

月峯髫齡穎俊王每佳時令節於漱潤齋紅牙檀板使月峯侑酒而歌王親為之拊鼓望之如神仙中人體頗孱弱後復有尚公虞之事故抑鬱而終年甫二十六 上悼惜之特賜銀五千兩以為賻焉

成將軍

成將軍德姓鈕鈷祿氏額直義公族孫也幼從阿文成公征金川頗多戰績阿嘗曰裨將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而已其後征廓爾喀苗疆亦多戰績後征楚中教匪時總統為楚制府福寧性暴愎每失將士心攻旗鼓營涼山諸賊匪株守經年無尺寸功公隨其軍

心甚抑鬱其戚某往探之公設酒待之將飲公笑曰席上無可歡者可以數賊匪之心肺侑酒因下令出戰公結裝去聞火鎗聲須臾擒數十賊歸酒尚未寒也公因撫髯浩歎曰若此草竊較之金川番匪實十不當其一二何難滅此朝食而當軸輒以養賊自重真不解其何心老夫此生功名終於此矣因潸然淚下不踰年公以疾告歸頤養林泉者數載然後終其子提督穆克登額亦勇猛有父風累破賊匪賊人畏之如虎後殉節於川中 上甚悼惜特賜世襲一等男以旌之

洪稚存

洪稚存編修亮吉　陽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縱飲善攷訂其著乾隆中府廳圖誌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當時竅要人爭誦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乃於朱座首斥其崇信釋道為邪教首領之語朱正色曰吾為君之師輩乃敢唐突若爾先生曰此正所以報師尊也又識王韓城相公為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為當塲鮑老一時八座無不被其譏者後裹裝欲歸復上書於成王及朱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　朝廷語成王以其書上聞　上憫其書生迂魯戍於伊犁未踰年即放歸田里以其書常置　御座

旁曰此坐右良箴也　上之寬大也若此先生既放還亦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載　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於世教焉

伊將軍

伊將軍勒圖　少貧窶幾不能舉爨充侍衛嘗代人持豹尾鎗以食其質賃人爭賤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常與論伊犁疆域公言其要隘某某處如聚米為山狀阿文成異其人及歸即薦公代其任公撫絕域先後二十餘年駕馭得宜撫卹番夷輒以至誠怵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薩克等處皆畏威懷德

至呼為父公性廉潔饋羊至十數即不收取而賞賚倍優渥又定
開屯田練士卒犒夷衆諸制至今遵之　純皇帝喜其守邊寗謐
嘗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爲後卒於任番夷悲慟至有剺面文
身者　上悼惜之封其子為一等　伯以旌之

錢文敏

錢文敏維城中乾隆乙丑狀元選為清書翰林公性聰敏以
國書為易學遂不復用心至散館日輒曳白　純皇帝大怒曰錢
維城以　國語為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若此將置於法傅文
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尚可寬貸　上名至階下立命題考

之公倚礎石揮毫未踰刻輒就 上異其才命 南書房供奉後遂洊陞至戶部侍郎寵眷甚渥云

阿司寇

覺羅少司寇阿永阿以筆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性聰敏善詞曲常定秋審冊公揚筆曰此可謂筆尖兒立掃千人命也 納蘭皇后以病廢公欲力諫以有老親在堂難之其母識其意喟然曰汝爲 天家貴胄今欲進諫 當宁乃以親老之故以違汝忠蓋之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從命因置酒別母侃然上疏 純皇帝大怒曰阿某宗底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以博一己之名

耶特名九卿諭之陳文恭公曰此若於臣宅室中亦無可如何事託冢宰庸曰 帝后即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為人子者何忍於其中辨是非也錢司寇汝誠曰阿永阿有母在堂盡忠不能盡孝也 上斥之曰錢陳羣老病居家汝為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也錢叩謝 上乃戍公於黑龍江命錢司寇歸終養踰年 后既崩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禮亦戍於伊犂二公先後卒於邊未果赦歸也

孫文定公

孫文定公嘉淦字懿齋太原縣人公父以俠聞殺人公年十七與

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
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　憲皇帝壯之立
召對授國子監司業累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荐教習某　憲
皇帝不用公爭益堅　上擲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
大學士某呵之曰汝敢動　上筆耶公方悟捧筆叩頭　上大怒
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受錢可錢庫
行走公出獄不抵家逕趨庫所果毅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歉於
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絀無盈乃出不意突
至庫視公公方持衡偃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

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臯權良久無絲毫盈
絀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爲轉奏　上亦愈信公命署河東鹽院
純皇帝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
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
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
白可以變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
是之心引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上嘉納之
一時傳誦焉後督直隸以近畿土地皆爲八旗勳舊所圈民無恒
產皆仰賴租種旗地以爲生而旗人自恃勢要增租直屢更佃戶

使民無以聊生因建旗地不許增租奪佃有刁民故為抗欠者許許之官官代為徵收解旗分領至今旗民賴以相安無事後以訊謝侍御濟世事不實免官傅文忠秉政後力薦於朝 名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傅文忠嘗延公會食公往謁其邸未入座遽趨出傅怪問之公曰某處設反坫某處建螭頭閒閬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將速歸繕疏劾之也傅公長跽請立改其制公乃入席歡飲終日其嚴直也若此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貯在顏間而業已置人於青雲上雖有下界諉諈語不待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

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公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畧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始得主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賜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衆寥勿者彌口不宣即家庭間亦寂然無復知者薨時 上甚悼謚文定 今上即位念其忠鯁 詔蔭其孫鑾爲員外郎以旌其直云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 盛京其父文恪公泰罷

祭酒家居　憲皇居藩邸時　命祭　三陵天會雨因宿於公家
與文恪公語奇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舉京兆曰當令我見及
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憲皇已踐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
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未踰年
即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
甫六載耳公白皙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着體紅瘢如硃
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年三十餘即任封疆遇事鏡燭犀刻八面
瑩澈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敏達公銜入　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黄水小閘囤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閘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黄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為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為動　憲皇帝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　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　純皇帝登極公屢任中外先後督兩江幾三十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為故鄉渡黄河輒心開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傔從所莅肅然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

循也以故公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連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鏡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憲皇帝嘗告公曰汝知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愎也其敏捷也若此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尊尊如袁簡齋太史劉繩庵相國秦澗泉狀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後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督江省次年召還臨行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

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時吳民有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謠云年八十餘卒於位其家三代宰輔世人榮之

陸中丞

陸中丞諱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即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聖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　軍機房傅文忠公倚為左右手屢遷州郡以廉直稱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于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冦未至先閉城門是

示之法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闉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雞犬不驚焉後屢遷至湖南巡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人歸養者千餘人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征收奉　旨允行狀到日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啟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公所著切問齋叢書皆選本朝諸名臣奏疏見諸施行者各分門類其註疏尤詳備為後世

之繩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諱士林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樂之跪太母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遂中康熙癸巳進士累遷至福建汀漳道漳俗鬥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怵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對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為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 純皇帝問山東直隸麥何如曰旱且

姜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尋遷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凡某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爲婦刦於途誣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凡某質之則毛髮析洒口吐實情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吏皆有見聞不能掩也凡讞決寃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來謁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絕不自矜宥賀長至節

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
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灑如故聽訟飢
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髭頤盡赤蓋悞硃爲飴餹筆筯交下
不能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手披目覽雖除夕元辰勿
輟幕下客憐之治具邀公公猛噉不問是何膳飲其平素精神竊
寐假仰唾涕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
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撫吳未踰年以疾乞
歸養舟次於淮安卒其遺疏云願　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
聽而中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先求其真章上人以比宋文

端公云　上悼惜賜祀賢良祠年五十八

裘文達公

裘文達公諱曰修　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
鴻詞四年中進士大考翰林名最高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
餘年公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恒喜賓客工詼諧
揆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釋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
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犂公西秦軍務機
宜　純皇帝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
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茶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

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
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為衛撥沙洲五衛來石添備支放其
剩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
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
符 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視聽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上愛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
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揭揭東西難侍 內庭領六
部而英蕩款關足跡常遍天下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尤善
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

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

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為

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泗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

排濬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為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揣

聖意喋齗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上鑒其誠雖忤　旨時

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

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時　賜諡文達入賢

良祠

傅閣峯尚書

傅閣峯諱鼐號爽齋姓富察氏世以武畧起家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目下數行年十六侍憲皇帝於藩邸驂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大將軍以驕汰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脅從罔治衆侍上久能知上之用心倘諸公心知其寃而不言非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言平反無算隆科多以罪誅公言其子岳興阿無罪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為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論準噶爾形勢上不以為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召公還予侍郎銜上選和醫藥皆公掌之十年春命

公監大學士馬爾賽軍會賊爲超勇襄親王敗於光顯寺事見後由
拜達理遁公請於馬曰賊敗亡之餘可唾手取也飛遠來雖馬疲
猶能一戰顧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飛事成歸功將軍事敗飛受
其罪馬嘿然不出師再三言不應公長跽以請馬感副帥李杕曰
違將令者可斬也公憤激自率兵開城門出而賊已先時遁以馬
病不能窮追事聞 上大悅賜孔雀翎移左平良郡王軍斬馬爾
賽狥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
問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密
侍郎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厲氣甚惡窮沙萬里雪沒馬鼻行人

迷路認人畜白骨而行公開命不辨嚴徑上馬馳抵策零部落噶爾丹策零坐穹廬紅氍毹為褥金龍盤疊高五尺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 詔音響如鐘賊酋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國 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畫阿爾泰山為界策零曰阿爾泰山不毛之地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荊棘屬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寧忍棄之公曰以為若不念先人也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 聖祖征噶爾丹通好爾國爾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丹來獻在途病死爾國震於天威即獻阿爾泰山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有年矣今猶有是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零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諓諓如兒女子吾為爾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翌日策零如約繕表求公轉奏並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和議乃定　純皇帝即位遷刑部尚書以事免公寬於接下大雅剛於事上太戇伉爽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疎目故每攖其禍為果毅親王仕事時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伺王發聲聽未畢輒據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憲皇帝責公曰

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顧總河

顧總河琮姓伊爾根覺羅氏太傅公八代子也太傅為憲皇帝授經師故憲皇厚待其家公以廕起家乾隆中累遷至河東總河公性鯁直好宋儒書每日恒置一編相對燈火熒熒如課讀諸生也所期高遠以古名臣自命每大事侃侃正論不避利害人以鐵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為鐵漢也果於友誼公之督河時前督完顏偉病於署中家屬已先行公為之守護湯藥旬日無倦完顏公謝之公曰吾輩共事君父即與昆仲無異安有兄病而弟不

爲之經理者乎况公家屬已去今無親者在傍琛敢不黽勉從事乎完顏公感激垂涕曰弟来生補復之可也後完顏公卒於署公即董其喪事含殮從厚人爭稱之所統河上兵卒教以兵法技藝皆獧捷英俊少年嘗與李敏達公遇素以知兵自負其親隨皆關西壯偉之士笑謂公曰若此脆薄之物何以禦敵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爲西夏所輕故製添金具戴以接戰恒多奇捷如用吾部下兵可效狄公之法也因命與敏達公部下兵角觝李兵將應聲而倒公大笑李慚而謝其知兵也如此

宋總兵

宋總兵元俊字甸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仕四川城守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瀾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至刮耳崖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變為詞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角觝為奸雖陽順而陰怙惡非一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川即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爛山直探小金川門戶一從堯磧截取甲達金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閭由約查進攻遷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　上命副將軍溫福提

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
中敉寧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啨嗟而金川地勢奇險碉
卡棊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箸歷歷指畫於是將軍運
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嶺山梁與
巴底巴旺相連密令參將薛琮挾巴酋暗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
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碉寨百餘即用納
頂土百户為前導直搗約咱賊愈困聞大兵至即走登時提督董
天弼破甲金寨副將軍溫福收復斑爛山再克卡了　上大喜擢
松潘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剿小金川未及五

月而侵地全收　聖諭褒美公益感激將直搗賊巢旋奉將軍命調回籌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於索諾木索許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酋密報遣使至刮耳崖責問之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碉固守公請於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傷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酋其人有報仇雪恥之心尤悉形勢可使也遂密遣番首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為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渡河據勺藏橋舉礮為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三百餘里事聞　上愈嘉獎賜荷

包寵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約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壟壩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川酋畏綽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在西北甲爾壟壩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兩處已阨咽喉公算略深沉皆諸將所莫及時 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爲制府桂林所劾調取大營隨即革職公長身蒕立音響如鐘鬚尺許望而知爲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計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亮廣集漢土兵三萬人先通路

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參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時制府董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刃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君斬我及公至所期處而薛逾二刻始來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參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數碉反公猶手縛之見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馭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　國家所賞繒帛易以竊濫酋叩首領去歸視大恚笑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舁公抵其巢挈子若女環視左右公賜以茶烟香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夾墻出沒

惟公與果齊盛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為背負或遺於路必擎送行幄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是以所向有功從川督桂林擁兵不戰又私以銀與番夷歸贖潰兵為番夷所姍笑公與前督阿爾泰連名劾之 上持疏曰阿封疆老臣所言必不悞桂林乃負恩若此法不可貸時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胄小臣乃敢於連名者恐阿為宋所紿 上感其言使某責臣劾之責臣左袒桂林因劾公狂勃狀公抑鬱而死死之日番夷剺面環哭聲振巖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議論慷慨迅厲傍若無人以致讒忌者衆身後籍沒而

子戍邊有張芝元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叅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文成公平定金川凱旋時芝元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轅門阿公代為之奏聞邀　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之能報德公能知人也

馬僧

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大將軍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不順　憲皇帝命年為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為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亦驕抗二生恐為所累以年衰辭歸年厚贈金幣送還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illegible]猛所肩行李擔

原缺

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鐘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
復將軍其母曰好壁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
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
道礮發斯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
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怵乞降二十
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纔十五日三月詡凱旋岳公薦舉余功
大將軍賞進擊衛余詣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僕半月耳大丈夫何
顏復來顧辭公歸別岡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為白首賊也厚
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

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若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所有鐵撬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兒歸其攜齎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好避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遊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詢拳法曰雍正中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文鏡禁嚴僧輩投承恭寺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北僧環師者金環技

也欲訪悉米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王公降襲次第

國初開創途濟凡宗臣貴位統名貝勒崇德元年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翎眼為差次統名曰入八分王公蓋即加九錫之意也其未入八分公以及鎮國輔國將軍皆冠珊瑚頂奉國將軍視武臣正三品奉恩將軍視武職正四品秩皆與流官同舊例親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遞降一等封親王衆子封輔國公親王庶子封輔國將軍郡王以下遞降同故安王諸子皆封傳勒諸郡王蓋沿明制也康熙中以宗

祿榮重乃改親王無論嫡子衆子皆封未入八分輔國公郡王以
下遞為減等而考以繙譯馬步射其伎皆優等然後授以本職否
則遞相降等授爵其親郡王皆世襲罔替貝勒以下皆降襲至輔
國公然後世襲而輔國公又無復降襲之例其未入八分輔國以
下皆降至奉恩將軍世襲罔替而無論軍功恩封皆一例辦理故
杜度彰泰諸貝勒有開創大功者亦皆一體降襲未免無所區別
純皇帝篤念宗親故特分定軍功恩封之例其有勳勞者無論
王貝勒皆世襲罔替其恩封者親王遞降至鎮國公郡王遞降至輔
國公貝勒遞降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遞降為未入八分輔國

公鎮國公遞降至鎮國將軍輔國公遞降至輔國將軍皆世襲罔

替然後宗爵始釐正焉

王府官員制度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護衛八

員四五六品典儀各二員牧長二員典膳一員管領四員司庫二

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三等護衛各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

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典儀二員牧長一員典膳一員餘

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而增

設司儀長一員二等護衛二員減五品典儀一員司牧司匠等皆

裁減馬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而增設三等護衛一員減六品典儀二員而增設七品典儀二員八品典儀二員鎮國公等減三等護衛二員餘如故其包衣參佐領親軍校護軍校包衣驍騎校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以遞設之惟怡賢親王以贊襄 世廟莊恪親王以輔翊 高宗封履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嘉慶初上諭儀成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二三等護衛各二員蓋俱殊典非定制也

宗室小考

乾隆中 上嘗召見宗室公宗盛額不能以 國語應對 上以

清語為　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能語者風俗攸關甚重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於十月中　欽派　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為考試　清語弓馬而先命　皇子較射以為諸宗室所遵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列次考試其優者帶領引　見　上每賜花翎緞疋以奬勵之其劣者停其應封之爵以恥之故諸宗室無不精習弓馬　清語以備維城之選焉

宗室婚嫁

乾隆中　純皇帝篤念宗室貧乏以致失產無以自活因命宗人府堂官詳為撫卹分以等第其最貧者賞銀三百兩其次者半之

命其回贖田產以資生理又念其婚喪事件無所賴仰故特 命
王公中視其行輩最尊者命司宗室紅白事件遇有婚嫁者 特
賜銀一百二十兩死喪者 特賜銀二百兩以為妝賻之費實體
恤天潢無所不至而近日宗室中每有不循正軌至屢煩 聖諭
教斥者真罔有知識之人也

宗室任職官

國初宗臣皆係王公世廕無有任職官者康熙中 仁皇帝念宗
室蕃衍初無入仕之途乃 欽定侍衛九十人皆命宗室挑補雍
正中裁汰宗人府滿洲司員筆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員充補乾

隆中又設宗室御史四員以為司員陞擢之階嘉慶己未　今上
親政特設宗室文繙譯鄉會試諸科目又於六部理藩院增設宗
室司員若干員以為定額然後宗室入仕之途視為廣裕而亦皆
鼓勵以思振振也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參密勿出覽奏章無不屏除奔兢廉直自矢
如果毅公訥親其人雖谿刻不近人情而其門庭閴然可張羅雀
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愛惜文才延接後進為世所謦
欬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無苞苴之議者于文襄敏中承其

衣鉢入調金罍初尚矯廉能以蒙　上眷繼則廣接外吏頗有簠
簋不飭之譏再當時傅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軸者惟
公一人故風氣為之一變其後和相繼之政府之事益壞皆由公
一人作俑識者譏之然其才頗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　御製
詩文皆無煩定稿本　上朗誦後公為之起草而無一字之誤後
梁瑤峯入軍機　上命梁掌詩本而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
心一日　上召公及梁入復誦　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
梁謄默久之不至問之梁詫然公曰吾以為君之專司故老夫不
復記憶今其事奈何梁公愧無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

坐斗室中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 天

春在政府幾二十年而初無所譴責者有以哉

梁瑤峯

梁文定公 國治 中乾隆戊辰狀元入直 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粵東事免復擢湖南巡撫入繼于文襄輔政故當時有于梁之稱其實公醇謹持躬不敢濫為交結與文襄異趣也其撫湘時其家人索屬下餽不遂故意訛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腹終日初無怨嗟惟吸烟艸而已亦不知為其奴所紿也在軍機時和相以其懦弱可欺故意揶揄至用佩刀薙公髮以為嬉笑公亦歡容受之

亦可覘公之度矣

康方伯

康方伯基田山西興縣人久任　南由縣令以至方伯未出省界故於河道頗熟其任河道時督率將弁防守河隄動以軍法從事其稍延時立加枷杖故人皆怨嗟然河汛賴以無虞邳宿河潰公立埽上指揮士卒俄而狂瀾大作埽為之敧眾為公畏而公聲色愈厲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帥告人曰康公真天人也著有河防籌略高可隱人洞悉歷代水利如在指掌後人頗以為法嘉慶已未公任河帥時弊竇山積恐為公所揭出故不肖官吏陰縱火

焚積料以掩其跡公因之罷官後　上復賜公太僕寺卿銜命督辦河務而為要路掣肘不能施為公因告病歸京邸公素服海參丸老年體力輕健步履如飛年九十餘始卒

嵇文恭公

嵇文恭公璜文敏公曾筠子也少以大臣子賜進士出身數年即游卿貳公貌清癯遇事端謹頗有識見為史文靖公所推繼程聘三相公為相時于和以貪刻聞而公以和平處其間初無所建白然和相素加譏慝　純皇帝召見嘗戒之曰曹莽之為非人臣之所宜效故公益加寅畏年八十餘重赴瓊林為近代之盛事時人

柴之然遇大事頗不苟臺灣道永福初與柴義勇公齟齬故加以萋菲之語柴因之獲罪福亦以貪酷故同下獄勾決日廷臣皆左袒之　上顧公公抗聲曰永福為守土大員不可輕縱　上乃勾決聞者快之公暮年　上有溫旨遇軀不適則免朝公每早起必自揉伸其軀久之曰今日舒暢登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憂讒畏譏之至矣

尹閣學

尹閣學壯圖雲南蒙自人戊戌進士久歷部曹始洊至內閣學士時和相專擅於內福文襄豪縱於外天下督撫習為奢侈因之

庫藏空虛民業凋敝公夙知其弊故上疏詳之　純皇帝為之動色和相忌公所為因奏即命公馳傳盤查天下府庫虧空而令侍郎慶成監之慶固貪酷者每至省會初不急為盤查而先遊讌終日惟公枯坐館舍衆動輒為肘掣待其庫藏挪移滿數然後啟之惟對故初無虧絀者慶以公妄言劾之降為主事公即告終養歸當其草疏夜秉燭危坐竟夕抄錄其弟英圖代為之危屢闚其戶公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憂慮區區頭早懸之都市矣汝代余養老親之天年可也其忠鯁也如此　今上即位召之入都溫諭久之加給事中銜以其親老命乘傳歸從與奏摺匣鑰命其遇

事條奏久之乃卒

完顔藩司

完顔藩司依滿洲人河帥偉之孫也以甲科任獻縣令頗著廉聲後歷任為河南藩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烽擁勢難阻遏巡撫景安素懦怯性復剛愎故累為賊所驅逐惟公率羸卒數千守雙溝數月公性慷慨凡所經費皆早裕為籌備不問出入故人皆踴躍樂為之用賊屢犯豫界悉為公所擊去自丙辰九月至丁巳仲春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淅川有蠢動者公告之景景即命公捕獲之公曰萑苻小寇易為撲滅中丞可往奏功績以紓朝廷之

憂襄漢間諸賊匪勢頗兇惡非公無以禦之景熙於初起者難於抵禦而雙溝有限可恃因促公往公急為掩擊賊盡數就擒景貪其功因棄雙溝而躡公後誅殺難民以大捷聞遂膺伯爵之封而公惟議敘而已其襄漢諸賊遂乘其不備大隊闌入南陽由盧氏出武關與川匪合其逆燄遂不可制皆由景安貪奪公功之咎也公卒以勞瘁卒於軍 上悼惜之余向得公行狀其載浙川功頗詳悉後為友人取去不復記憶故聊書其梗概不足盡公之勲也

吳達善

吳制府達善滿洲人其先世由遼左移駐西安初冬至京都以公

貴始入遷其族入旗公以丙辰進士累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其
督陝甘時繼黃文襄之位辦理軍需頗不循其章程故屢邀 上
眷注其督雲貴時以搜宮裏雁珠數不遂故乃妄加刑戮以致構
起邊釁頗為人所非議又奏其時豐歉遂任意貪縱民多怨畏然
其督楚時繼愛必達寬縱之後吏治玩弊盜賊充斥公乃嚴加整
飭命營員購線擒獲江湖大盜凡數百名皆立加誅梟懸其首於
江干累累相望如旌旗然故一時盜賊戢跡不敢縱橫商賈便之
亦嚴吏中之錚皎者也

國學士

國學士鄂布 滿洲人中戊辰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公貌清癯嬾攖世情中歲即以疾見告築室於西郊外數里蕭扉茅簷軒窗精雅院中壘石為山奇峯犖犖路徑迂折饒多清趣其後園藝花種蔬公親為之灌溉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學則遍攬西郊諸蘭若嘗風雪中共策蹇行訪潭柘戒壇諸名勝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詠頗不修邊幅字句有靖節放翁之風後即築墓於舍傍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移置城中反勞往來僕僕也言訖端坐而逝其夫人從公之志門下士爭為弔唁戒壇僧感其惠築專祠以祀之亦近日獨行之士也

軍機大臣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付議政諸王大臣然半皆貴冑世爵不諳世務　憲皇習知其弊故設立軍機大臣擇閣臣及六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為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陞擢仍視本秩然後機務慎密議政之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視其班秩故張文和在　內廷居傅文忠公上近日董太傅誥亦居托相國津　上無論滿漢也所掌銀印龜紐藏於　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即繳還蓋防偷換弊也其下役皆選　內府中之童子惟司洒掃蓋

例及冠時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隸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
仍姑留之然猶呼為小公兜蓋沿舊名也

三品任軍機大臣

自雍正中設立軍機後皆尚書侍郎攝其職惟乾隆乙卯軍機大
臣乏人時戴文端衢亨吳制府熊光以久任軍機章京熟習政事
純皇帝特擢為軍機大臣以資格故　賜三品頂帶時人榮之

軍機御史

軍機為樞密重地非　特有詔旨不許擅入故軍機司員至今不
卯年節禮猶沿舊制自和相專擅後其所屬繁多無地畫諾故皆

裒集軍機階下待之相沿日久皆直入堂中四稿視為泛常故政事易為洩漏　今上習知其弊特命滿漢御史二員每日輪流立軍機處階上有闌入者即時糾劾然後人不敢私謁紀綱始嚴肅焉

高天喜

高總兵天喜其先為準噶爾部人雍正中為我兵所擄有高姓者撫以為子故冒其姓焉雙顴凸出鬚髯蝟刺每飲酒日以石計猶不醺然當兆文毅公被圍濟爾哈朗時事見後卷數月音問不通當事者遣使偵之時風雪冪然人皆懼行惟公慨然應命往返數千里

以十日還卒通兆公之信　上大喜立擢游擊未逾年即任至總兵官兆文毅公復被困黑水公率本部兵援之力戰而死　上甚悼之

黃標

福文襄王督粵時閱綠水師蒐奇材異能之士優為賞擢有守備黃標者由水師步卒以善泅水著其能於海洋中出沒月餘視波中之魚鼈歷歷可數王奇其才立推叅將後洊至左翼鎮總兵官捕獲海盜尤多偉績云

徐端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疎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先以鉅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　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慶戊辰己巳間開濬海口改易河道糜費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昔良可嗟歎惟河帥徐公端自河工微員以廉能著受　今上知特擢河東副總河尋授即真公久於河防習知當事之弊當浩歎國家有用貲財不應濫為糜費每欲見　上悉陳其弊同事者恐其將積弊揭出所株連者衆多故每遇事尼其行使其終身不得

入都　陛見以致抑鬱而死至貧無以斂而所積賠項至十餘萬妻子無以為活識者悲之繼公者為陳鳳翔以直省貪吏入貲為永定河道復有大力者為之與援立擢河東總河其去天津縣令任未期年也後以妄放豬水故為張制府百齡所劾　上命立枷河上聞者快之鳳翔復遣其家人入都訟冤當事者力緩其獄得以釋回未幾以驚悸死於河上廨中無人不欣然也

博爾奔察

純皇帝撫視臣庶淵懷大度有時加以狎謔以聯上下之情有內大臣博爾奔察侍　上最久善嬉謔辛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

上放烟火有放烟薰嗽者拂笑曰此乃素被黄烟所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時黄文襄公督責過嚴故公寓言之又有較射而弓落地者　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　見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　上乃釋然又　上一日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懼時修髯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統之弟至矣汪都統札爾故修髯如戟　上撫掌大笑　上嘗行巷有步軍校積石為山於其廳側者　上望而問之公駐馬奏曰此步兵花園也　上大笑又　上書福字公立於側　上笑謂曰汝亦識此中佳否公應聲曰知之　上所書福黑且亮也　上大笑其諧謔皆若此者亦

東方朔簡雍之流也

張太監

嘉慶初有宮殿監督領侍張進忠者人嚴偶馭下甚肅好批小內監之頰人皆以嘴巴張呼之然性忠純嘗奏事　內廷　上偶欹坐張捧黃匣不入　上詢之張曰焉有萬乘之主臥覽天下奏章理也　上立正襟危坐張乃捧跪入　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皆類是也

恆公之清

宗室輔國公恆祿簡儀親王姪也素稟王之庭訓故以廉潔著其

任吉林將軍時俸餉外毫無沾染常危坐小閣中將每歲出入之賬簿手錄封之人問之曰以待籍沒時以為証也故當時人皆畏法產參甚旺無敢私販之者 國家每歲增消數千票遼兵兵餉賴以接濟初不轉運太府財也有當事者索貂褂數衣公售其遼東舊產以償之初不索諸商賈其清勵也若此

木果木之敗

明參政亮謂余曰兵家之事宜於乘銳直進若不審敵勢坐失機宜使兵心至於潰敗雖欲振起不易得也往昔溫將軍木果木之敗可為殷鑒昔宋總兵元俊事見本卷乘勝直搗美諾若當時厚集兵

力一鼓殲滅金川可以早定乃温公狃於易勝不復調撥各路兵馬惟日與董提督天弼輩置酒高宴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屢次勸阻温公反以其煽惑軍心致登白簡 上召還額駙護軍統領伍岱者遼東驍士也見温公所為浩歎曰吾聞速拙未聞遲巧有屯兵賊境而日以宴會為務者吾恐遼海健兒未審兵法有若此而能致勝者也温公大怒羅致伍以他罪致戍以至人心不服温公性復卞急遣綠營兵三五十人共取碉卡有致傷者温反督責之人心益為忿懈海超勇公蘭察至扣刀詣温公曰身為大將而惟閉寨高卧苟安旦夕非夫也今師雖疲老使某督之猶可致

勝若公終不肯出戰不若飲刃自盡使某等各竭其力可也溫公拂袖起亦無有所指揮又遷延月餘賊人偵知我兵疲弱乃整勁旅數千直攻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公初對敵即說曰雲氣已頹散不可與戰余馬首欲東可與諸公期會於美諾寨也因馳馬破圍去溫公方雜服督戰為賊所擒葉公天弼牛公天畀張公大經等皆死之師遂大潰我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鎖橋人相擁擠鎖崩橋斷落水死者以千計吾方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山嶺間吾遣人止之潰兵知吾在此者數千吾為之收留犒賞兵方安睡適有持銅匜沃水者誤落於地有聲鏗然潰兵即驚曰追

者至矣因羣起東走勢不可遏其喪胆也若此故吾與阿文成公收兵養銳至逾二載後軍心始振然後用以克敵大將用兵慎勿使其心頹喪至此也明故宿將非久歷戎行者不能作此語也因筆記之以為易於談兵者戒也

傅厚菴

乙卯春湖南苗疆蠢動毗連三省時福文襄王為滇督因率兵討之時貴州提臣花連布驍將也立解永綏之圍苗頗讋畏王惑於幕客言欲養賊自重以邀封拜乃頓兵不進與川督和公琳日夜飲酒聽樂苗匪因玩視王師煽惑句連者日衆加以山崖險阻我

兵不能寸進又有不肖將士與言以價贖地苗益肆無忌憚曰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繼死繼之者為明參政亮復以湖北教匪故叙叙北歸未及創懲傅厚菴鼐者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習知苗中情形文襄王重倚之明參政因薦公為鳳凰廳同知公受命時乾州鳳凰各廳苗民出沒居民逃竄公剪荊棘招逃亡團練鄉勇數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昔鳳將如福王者尚不敢攖吾鋒貌爾微員何足污吾刃也因轉戰數旬苗民大敗奔還其寨公率衆圍之苗民請降公與之約曰嗣後有闌入漢界者吾當檄取誅之有匿不與吾必闖寨屠夷不汝貸也苗匪稽首惟

命是從公乃厚加撫卹曰叛即吾仇降即吾子也忍不撫育之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無敢出寨滋事者 上大喜加公按察使因 陛見歸觸暑染疾殂於途 上甚悼惜之加巡撫銜以旌之。

艾公知人

英誠公艾星阿揚武勳王之孫也同吳三桂入緬擒獲明主由榔有功績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相國額圖以椒房擅寵明太傅珠時為侍郎因交結索公得以見知於 仁廟艾公謂索曰吾視明公才智皆出君上今雖因君見用而其志殊有所畏懼蓋忌公同

事故他日騎乾公者必明祭也余不悟其言其後明太傅招引高江村徐健菴輩結為朋黨余終為其所擠落職抑鬱以終果如艾公之料云

木蘭行圍例度

木蘭在承德府北四百里蓋遼中京臨潢府興州藩地也素為翁牛特所據康熙中藩王進獻以為蒐獮之所其地毗連千里林木葱鬱水草茂盛故群獸聚以蕃畜實為天畀我

國家講武綏遠之區故

仁廟每歲舉行秋獮之典

歷朝因之繩法

先猷永遠遵行也其行圍時蒙古喀喇沁等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

五十人為虞卒謂之圍墻以供合圍之役中設黃纛為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分標識之兩翼末 國語謂之烏圖裡各立藍纛以標識之皆聽中軍節制凡管圍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而蒙古王公台吉等為副兩烏圖裡則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馳行行圍之制有二一行圍只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不合謂之行圍合圍之制則於五鼓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並八旗勁旅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齊出營盤視其圍場山川大小遠近紆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齊至 有城則為圍合合圍後自烏圖裡處虞卒脫帽

以鞭擎之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挨瑪爾噶者蒙古語帽也聲傳遞至中軍凡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擁纛徐行左右指揮以俟

上入圍則日巳辰末巳初矣合圍數十里漸促漸近出林薄至岡阜謂駐蹕　行營約畧二三里許惟視高敞處設黃幔幄中設氊帳是之謂　看城比至　看城時虞卒皆馬並耳人並肩廣場不過三里許自圍牆外至放圍處即重設一層乃虎槍營士卒及諸部落射生手等專射自圍內逸出之獸而圍內例不準射也日出前　上自　御營乘騎先至　看城稍息俟兩翼烏圖裡蘇纛到後乃自　看城出　御纛擁諸扈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

槍手等擁護由中道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覽圍內形勢瞭如指掌而行圍之疾徐進止　口勅指揮凡二三十里間射飛逐走左右咸宜諸藩部落蒙古仰瞻　聖武莫不歡心踴躍以頌一人有慶也或遇有虎則圍暫不行俟　上看殪虎畢然後聽勅而行每圍場收至　看城則　上即駐馬惟觀諸王射生手等馳逐餘獸而已或值是日　看城場內獸集過多則奉　旨特開一面以逸之仍禁圍外諸人不准逐射獵罷　上迴蹕大營謂之散圍諸部落各按隊歸營日甫晡而一日行圍之事奏畢矣若哨鹿日制與常日不同　上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凡侍衛及諸

備差人等分為三隊約出營十餘里聽旨停第三隊又四五里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至哨鹿處停第一隊而侍從及扈衛之臣只十餘騎而已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昂應和俟聽槍聲一發咸知聖武神威命中獲鹿矣群皆欣然引領聽旨調遣而三隊以次皆至上前矣其行圍所有奏章皆俟上還營後披覽發出並無遺滯或有時上引諸文士賡唱終夕以示暇馬誠為良法垂遠百世宜所遵恭者實非漢唐諸君較獵於上林驪山惟知馳騁田獵之為娛者所可比擬之萬一也

宋延清

勒相國保督黔滇時南籠諸苗叛逆毗連粵西時川楚教匪蠢動川黔將士皆撤以北征滇中士卒微弱公善於撫馭雖騎兵走卒公皆能呼其名有功罪者立為懲賞故人皆為之効死有宋延清者山東人其父為劉文清公輿夫延清乃驍勇無敵勒相視為骨肉每飲宴間邀與同坐延清嘗入苗寨殺賊竟日不出公設酒以待至日暮時延清持雙刀背負首級十餘顆以繩貫之其甲裳盡赤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公望而喜手酌以賚之然後命其易服飲酒竟夕後延清復入苗寨為賊所害公悼惜之其後為經略時所有帳下裨將如桂涵羅聲皋羅思舉馬瑜施縉等皆由將校擢至

閑閒卒賴以平賊焉

錢辛楣之博

錢辛楣先生大昕 江南嘉定人中甲戌進士幼聰敏過目成誦凡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無不精通所著經史答問數卷其暢發鄭賈之學直接嫡乳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者近時考據之儒以公為巨擘焉又習蒙古語故考核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非他儒之所易及者成王言其在 上書房時質莊王嘗獲元代蒙古碑版體製異於今書人皆不識因詢諸章嘉國師倩其繙譯漢文因命吾題跋然未吾方探究先生遇而見之曰章嘉国為博學然

其譯漢文某字句有錯悞者吾有收藏元時蠻峩所譯漢文可取而証之因歸寓取原文出章嘉所悞處畢見故人皆拜服云聞其歸後曾著元史續編採擇頗精當惜未見其本焉其所著小學諸書翻切頗為精當惟所講字書株守許氏說文別解者皆遺排斥故取擇頗褊窄焉

蘇昌

蘇昌滿洲人以繙譯進身累任浙閩兩粵總督其材具庸下為僚屬所揶揄坐擁旄節初無善政其子富綱為滇督幾二十年其貪婪倍於其父目不識丁凡有文稿皆倩吏胥講釋合省傳為笑柄

後卒以貪婪正法人皆快之然蘇昌督粤時其屬縣有巨室橫驁人毋反誣其子毆死者其乘久具牘決本已下昌疑其冤復親鞫之得其實乃上疏自劾　純皇帝獎諭之因將縣令抵法亦當時督撫之罕能者東鄉鉞者宜法效焉

佟國勇講左傳

佟國勇國維為　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人謹恪雖屢膺重任不以攬權為要暇特惟延學士講文藝以為樂故其歿後　憲皇帝手書仁孝勤恪之額表於墓道以旌之蓋有以也其論最疵謬者嘗告人曰左邱明之文果神妙世間有瘋馬牛共馳之焉能相及也

人皆捧腹而公未之覺也

陸雙全

廣賡虞侍郎當權時好畜聲伎凡酒讌間每擲纏頭以千百計余嘗規勸之侍郎殊不以為然有陸郎雙全者蘇州人貌韶秀為侍郎所鍾愛每燕褻間非陸郎侍側則終夜不歡侍郎被罪時其聲伎皆迸竄惟雙全隨之入獄視其飲膳甚謹侍郎臨刑日雙全奔赴市曹以重賄付劊子速使其斃免諸痛楚及後雙全抱屍痛哭幾殞遂眠菜市側數日送侍郎至兆域有其族人阻葬者雙全戟手罵之卒葬侍郎於其先人冢側侍郎子遠戍雙全復送出關然

後涕泣而別亦伶人中之守義者故表出之

漢軍用滿缺

漢軍　國初時定制皆用漢缺至於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漢人選法不致壅滯而其陞轉亦易雍正中盡裁汰其額併入漢員中是以漢軍陞轉倍覺煩難　純皇帝時漢軍破格有用滿缺者范時紀曾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曾任　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堯曾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曾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　今上時范建豐曾任滿缺吏部侍郎李毓秀曾任熱河都統張百齡曾任滿缺刑部尚書後調左都御史皆曠典也